

申魔情侠长卷

1991

地之传奇·日之传奇

# 第七封印



|台湾|纳兰贞 著 / 高庆忠 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CHINA FILM PRESS

责任编辑 渝生 彭畅

装帧设计 深圳市深港台出版交流中心书建工作室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七封印 / 纳兰贞著, 高庆忠, 静子绘图.

—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, 1999.1

ISBN 7-106-01417-6

I.第… II.①纳…②高…③静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9183 号

## 第七封印④

[台湾]纳兰贞 著

地之传奇 / 日之传奇

高庆忠 / 静子 绘图

---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北二环东路 22 号)

广东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大 1/32 印张 40

字数 750 千字 印数 1-8000 套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106-01417-6 / I·0208 全套 5 册总定价 75 元 (每册 15 元)



## ● 地之传奇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1话 | 袭击 .....    | 3  |
| 第2话 | 危机 .....    | 20 |
| 第3话 | 大战食精蛇 ..... | 37 |
| 第4话 | 决裂 .....    | 54 |
| 第5话 | 春雷 .....    | 76 |

## ● 日之传奇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1话 | 逃亡与遗弃 .....   | 103 |
| 第2话 | 没有喀尔提 .....   | 127 |
| 第3话 | 昭城喋血 .....    | 153 |
| 第4话 | 山羊坟场的死斗 ..... | 181 |



第七封印④

地之传奇

# 地之传奇

第五个封印啊天空知道，  
闪烁的日光一片凄迷；

# 第 1 话

## 袭击

---

尖厉的风声在远处呼号，益发衬出整个人鱼岬的狂野与凄厉。凛冽荒寒，却又令人不知所从——

正如索朗陀耶此刻的心情。

身旁那小小的计时仪①在黑暗中发出柔和的珠光，说是离天亮只剩下半个时辰多些了；可是他整夜不曾阖眼，而且也显然没有可能再睡。脑子里翻来覆去，尽是不久之前发生在他与佛兰珂之间的诸般情事；以及，自己拿了替换的衣服去接她回来的时候，她那哀怨欲绝、一直瞅着自己不放的眼睛。自己虽然特意偏过了头不去理她，却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地，总是觉得她的视线不曾离开过自己，只瞧得人浑身燥热，心如油煎。

想到这个地方，索朗陀耶很不舒服地翻动了一下身体，重重地吐了一口长气。到底在想什么呀，这丫头？自从相识以来，她在自己的面前一直是端庄中带点羞怯，深藏密守，难以窥知，怎么会突然变得……如此直接、如此大胆？偏偏还发生在两个人吵过那么一架之后，她到底要人怎么待她？

岂难道……岂难道……

这念头才刚刚冒起，索朗陀耶便重重地握紧了拳头，再一次将那渴欲窜升出来的希望之苗压了下去。索朗陀耶你这个没出息的，不是说好了要还彼此一个清净的么？不是打算天明之后便启程回月首去的么？还在这儿胡思乱想个什么劲？她一直挂怀的人是艾诺维，你不是从一开始便明白了么？就算心里对你不是没有好感，可是……嘿，就算夺得她来，你受得住一个影子始终横隔在两人之间么？

话说回来，索朗陀耶啊，难道你没有把握，能将艾诺维自她心上全然抹去么？

索朗陀耶抿紧了嘴角，再一次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。无论有多么要强，他清澄的理性至少清楚地知道：人类的感情可并不像咒语，可以经由意愿和努力来加以掌控。真该死，她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，干脆闷着头不理我算了？拿着那样的眼光盯着人瞧，她到底什么意思嘛？那样的眼光……

另一股燥热自身体深处汹涌起，使得他再一次挫败地闭上了眼睛。真不知道是要将地板狠狠地捶上一顿，还是跳到海里去浸他一浸才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帐篷外一阵悉悉索索，仿佛有轻微的脚步声移了过来。索朗陀耶微微一愕，本能地朝帐篷入口瞧了过去。几乎便在同一个时间里头，一篷柔和的金橘色毫光自他身旁的地上渐渐地亮了起来——是他的佩刀水涓之光上头那颗珊瑚大珠感应到主人的意念，自动自发地焕出了照明的光芒。柔和的光晕下隐隐约约可以看出：帐篷外头影影绰绰，仿佛有个人影立在那里。

索朗陀耶窒了一窒，本来立时便想喝问“什么人”；却是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一股子奇异的预知揪紧了他的心脏，使得他一时之间居然发不出半点声响。他重重地甩了甩头，才刚想嘲笑自己的荒唐，便见得帐门一动，一个纤长的身影闪了进来——

佛兰珂！

索朗陀耶身子剧烈地震动了一下，帐篷里的光亮陡然间暴涨。佛兰珂长发披散，一只素手紧紧地扣着斗篷的领口，眼眸中虽然带着几分惊惶，但双颊酡红，口唇娇艳欲滴，脸上神情他更是从来不曾见过，一时间心乱如麻，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，便见得佛兰珂下唇一咬，右手使劲一拉，整件斗篷脱曳在地，登时露出了一具晶莹如玉、完美无瑕的胴体来！

在那厚重的斗篷之下，她居然、居然什么都没有穿！

索朗陀耶脑子里轰的一响，几乎是本能地从床上弹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还不快把斗……”一句话尚未说完，佛兰珂整个人蛇一般滑了过来，紧紧地贴进了他的怀里，含羞带怯，昵声说道：“别管什么斗篷不斗篷的了，我宁愿……包裹着我的……是你……”吐气如兰，吁息轻细，沿着索朗陀耶的下巴与颈际一路亲了过去。

索朗陀耶又不是铜浇铁铸的雕像，遇到佛兰珂这样的绝色佳人以如此彻底的手段对着自己投怀送抱，焉有不立起反应之理？更何况对方本来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？只不过此事来得太过奇突，奇突到令他难以想像；虽然全身血液骚动，只恨不得立时将她抱上床去，共效于飞，但脑子里灵智未泯，只挣扎得额上汗珠滚滚而落。有心想将她推开，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沾她一根手指。生怕只一碰到她滑润如脂

的身子，便再也无法克制得住。当时只是拚尽全力站得僵直，哑声道：

“快些住手，莫做出你自己明天必然懊悔的事来。我……”

佛兰珂轻笑一声，因为他的不曾推拒，胆子益发大了。初进帐篷时仍然存在的羞怯与惊惶一旦消失，她开始试探着揉弄起他的颈背，伸出细小柔滑的舌尖去戏弄他的颈窝，哼唧唧地撒娇道：“呆子，还不晓得抱住人家么？天气好冷呢。”

索朗陀耶发出一声宛若呻吟的叹息，无法自制地投降了。一直僵垂在身畔的双臂如今只一使劲，两个人一起倒进了床褥之间。再也没有顾忌，再也没有压抑，他灼热的双唇肆无忌惮地搜寻着她的每一寸娇躯，他贪婪的双手纵情地享受着满握的光滑与柔细。佛兰珂星眸半闭，喘息轻细；全身上下那轻微的震颤不知道是出于欲望，还是出于羞怯，更刺激得他如痴似狂。在急切的渴求中也不知道是她动的手还是他动的手，索朗陀耶身上的衣衫一件一件除了下来……

便是在这种急于与心爱的为一体的急迫当中，他本能地觉得两个人之间有一样东西非常碍事。那是：缠在佛兰珂左臂上头的一条巾子。那巾子如若与丝缎一般光滑柔细或者也就算了，偏是感觉起来有一点粗糙，有一点扎人。索朗陀耶想也不曾多想，抓住了那条巾子便往下一拉——

佛兰珂尖叫一声，叫声中充满了强烈的痛楚之意。索朗陀耶吃了一惊，满腔欲火立时消了大半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一面握住她的左臂，却要瞧个仔细。佛兰珂一把将左臂缩了回来，强笑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只是方才不小心刮着了，有一点疼。你别管，不得事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将身子靠了过来，

左臂绕到他的身后，用纤长的指甲轻轻刮搔着他的背脊。

索朗陀耶疑心大起。方才那一声尖叫几乎像是伤及要害之人发出来的惨号，哪有可能只是“不小心刮着了，有一点疼”那么简单？佛兰珂初进帐篷之时，那突兀的举动占去了他全副的心神，浑没留意到她手臂上缠着的那方巾子，但方才虽只小小地瞥了一眼，也知道那巾子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黯蓝，诡异到让他心头升起了一丝尖锐异常的警兆——魔法精深之士对于危机所特有的、敏锐的警兆。再看她脸色隐隐发白，眼眸中泪花乱转，显然真的痛得不轻，方才那一声尖叫绝非作假，由不得心头那不祥的预感又加重了几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对佛兰珂的引诱岂还能有丝毫的反应？当时半侧过身去，温和而坚定地扣住了她的左臂拉到身前来，说道：

“明明痛成这个样子了还要逞强，你当我是石头做的么？把巾子解开来让我瞧瞧。说不定方才那么一扯，已经把伤口给扯裂了……”说到这个地方，他陡然间脸色大变，直兀兀地盯着她的左臂，胸口如遭巨杵，一时间竟是半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佛兰珂不明白他脸色为何突然间变得如此难看，瞧向自己手臂，只见无量虚包裹的肌肤上头，细细地渗出了一点殷蓝色的血丝。在负能源的操控底下，她这一部分的神智已然浑浊，丝毫不以为自己的血色有什么不对，本能地又朝他挨近了一些，说道：“怎么啦？你不喜欢人家身上带着伤么？只是流了一点点血，真的不碍事的。”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索朗陀耶再一次扣住了她的双臂，将她推到半臂之外，脸上神情复杂之极，赤裸的胸膛起伏沉重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到底出了

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你，你……”心乱如麻，再也接不下去。

佛兰珂只觉得他握着自己的双手力道越来越重，捏得自己好不疼痛，又是骇怕，又是委屈，忍不住嚤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人家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如此轻贱于我？人家都已经、已经这样待你了，你还怀疑、怀疑人家的心么？我无法相信自己会错到这种地步。你应当也是欢喜着我的不是么？否则，否则方才就不会那样待我，那样疼我。还有，还有当初在青禾镇上……”一面哭一面说，一面挣扎着要将身子扎进索朗陀耶怀抱中去。

索朗陀耶眼见心上人儿既泣且诉地对着自己倾吐衷肠，心血激荡，几乎不能自持；偏偏越是如此，越觉得背脊发凉。他所认得的佛兰珂绝无可能如此这般地对着自己投怀送抱——纵使这个场景在他私秘的梦想之中已不知道出现了几回；更何况在负能源的操控之下，天知道她这么做的动机究竟何在？既疑且惧，又爱又恨，当真是血煎如沸，一时之间，全然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自处。

但他到底是呼荷世界中位阶最高的法王，自有其所难及的精深修持，以及敏锐无伦的应变能力。虽然在五内翻转的时辰里，也立时便想到了：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负能源。而佛兰珂左臂上的那方巾子他怎么看怎么不对，很有可能便是一切异变的罪魁祸首。一念及此，所有混乱的神智立刻清明。索朗陀耶放松了手上的力道，以一种压抑过的冷静和沉稳缓缓说道：“这些事情稍后再谈不好么？先看你的伤要紧……”

却不意这话才刚刚出口，佛兰珂身子剧烈地震动了一

下，双目圆睁，脸色却益发地苍白了：“不，不要！”她喊，反过手来紧紧地抓住了索朗陀耶：“不要把话题转开！你存心避着我么？难道，难道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不能相信我？还是，还是……”说到这个地方，她身子剧烈地发起抖来，泪水不可抑遏地奔流而下：“还是你一直只当这整件事情只是一个游戏，自始至终都在玩弄我？不，你别说，不要告诉我！我不要听，我……”语无伦次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索朗陀耶见她情绪紊乱，几乎已经接近歇斯底里，又是惊骇，又是心痛，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她冷静下来，只得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叫道：“佛姬……”却是一握之下，手上霹雳一响，居然爆出了闪电一样的火光。虽然由于护命缘在身，那闪光没对他造成任何伤害，但事出突然，佛兰珂骇然尖叫，闪电般将手臂抽了回去，以一对失惊的大眼睛盯着他瞧，颤声说道：“你，你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”

索朗陀耶一时之间也弄不清楚方才那闪电的来由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静下来，佛姬，我不会伤害你——你应该知道我没有可能会伤害你的，是不是？”他知道今夜的事情奇诡至极，与自己从前的遭遇都不能相提并论，语气虽然放得再和缓也没有，神智却警觉到了十分；双目灼灼，对周遭的任何一丝变异都不曾放过。但佛兰珂此刻情绪激动至极，任何事情都只能朝负面的方向去想——在索朗陀耶接触的地方没来由地冒出了闪电，则罪魁祸首岂还能有别人？眼眸中充满了痛苦之色，说道：“你既然这么说了，我自然相信你——你要我相信你的，对不对？”一面说话，她手臂上那方巾子蓝光流转，色泽益发浓郁，却不知为了什么，感觉起来居然更为艳丽，越发显得诡异绝伦。

索朗陀耶心头大震，心说：“原来如此！护命缘遇上了负能源——这是小型的逆雷了？”口气越发柔和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佛姬，天气很冷，你先把斗篷穿上。”佛兰珂噘了噘嘴，满眼都是哀怨的神情，说道：“不。你为什么不抱我了？我要你抱着我。”没等索朗陀耶开口，她娇柔的身躯又已经滑了过来。

索朗陀耶料不到她说动就动，还没来得及在肚子里叫出一声糟糕，佛兰珂已经伸出手臂来抱住了他。肌肤尚未相触，两人之间的间隙已经爆竹般响起了一连串的电光，震得佛兰珂往后仰跌了出去。

震惊之余不遑多想，索朗陀耶一个箭步赶上前去便想将她扶住；在手臂刚一伸出之时及时想到了这样做的后果，硬生生止住了前冲的势子。万万没能料到的是，这一回他离她少说还有四五公分的距离，逆雷依然引爆了两次。

由于负能源密密实地布满了佛兰珂身子四周，严格说来早已形成了一重结界，因此在逆雷连番引爆之下她其实丝毫也不曾受伤，只是吓得连连惊叫，盲目闪躲。匆忙之中哪分得清自己脚下有些什么东西，她结结实实地踩在水湄之光的上头。

刀柄上的珊瑚大珠光芒大盛，小小的闪电沿着佛兰珂小腿一路霹哩叭啦地爆了上来。佛兰珂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急急地往后跃开。但那串逆雷虽然一闪即逝，引起的火光却落到了被褥上头；火头从好几个地方同时冒起，登时烧得好不热闹。索朗陀耶眉头微微一皱，想也不想地便捏起一个手诀，念道：

“冰之精灵冬里亚，以水神欧莎比娜之名听从我的请求：极寒之力无声无影，不解热毒势不干休……”

才念得那么两句，帐篷里头温度骤降；身后的佛兰珂喘息两声，叫道：“住手，住手！”声音听来难受至极。索朗陀耶方自一愣，身后又响起了逆雷爆开的声响；并且这一回又急又密，竟无止歇。索朗陀耶悚然一惊：“啊哟，索朗陀耶你这个呆子，怎没想到念咒止火是在聚集正能量？这对她而言不是雪上加霜么？”一念及此，也顾不得火到底止了还是不曾，立时回过头去。却见佛兰珂不知何时已经披上了她穿来的斗篷，正如同受了惊的小鹿一般地奔将出去。逆雷在她身旁又爆了几次，虽然已经没有什么闪光了。

索朗陀耶生怕她有什么闪失，蹑着她身后便追。才刚看到她掀开帐门钻了出去，便听得一声长长的惨叫响了起来。索朗陀耶大吃一惊，顾不得自己身上衣衫极度不整，箭一般窜了出去。却见佛兰珂蜷倒在帐篷入口，整个人都笼进了一层紫色的光晕之中；那光晕离她身体五公分左右，与负能源相接之处闪着一层浮动不已的电光，似逆雷又不似逆雷。佛兰珂挣扎喘息，脸上神色痛苦至极，叫道：“住手，艾诺维！求求你……住手！”声音黯哑，越转越是微弱。

索朗陀耶又惊又怒。但眼前这紫色光晕是他平生未曾见过的异象，若是冒冒失失地采取行动，只怕反对佛兰珂造成伤害；心想擒贼要擒王，先制止了艾诺维再说。却是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，吉托的声音已经沉沉地响了起来：

“艾诺维，快些住手！你想杀了她么？”

其实老人的话才刚刚出口，那光晕便已开始消散了——可见是老人尚未出口喝止，艾诺维便已收回了自己的攻击。佛兰珂喘息不已，在老人的抱持之下撑起了半截身子，哭道：“老、老师……”几个字都没能说完，便已经晕了过去。

索朗陀耶在她身旁蹲了下来，想要碰她却又不敢，满脸写的都是为难之色。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她的情绪已经平稳，不会再吸引负能源了，碰她不妨事的。”索朗陀耶松了一口气，伸过手去，便去拉她手臂上的巾子。

“不可以！”老人急道，一把按住他：“这无量虚此刻已经透过负能源与她合为一体，成为一种寄生的状态，硬解下来会要她的命的——你方才不是已经试过了么？”

索朗陀耶胸中一紧，这才明白佛兰珂方才那声惨叫的来由。当时情不自禁，伸出手去握住她的左腕。想到这一夜之间她迭遭变故，又是心疼，又是自责，忍不住抬起头来，狠狠地瞪了艾诺维一眼。却见后者脸上有着一层深沉的懊恼之色，对自己责备的眼光却完全地视若无睹。老人淡淡地道：“你莫责怪艾诺维，他是好意。要想取下异质化了的无量虚，必须用虚空之力形成的真空层将她包住，使负能源失去补充，好让它自己消耗殆尽。”

索朗陀耶啊了一声，怒气立时被惊喜取代，急急问道：“负能源有法子消得去么？佛兰珂能回复原来的样子么？”

老人沉吟了半晌，慢慢地道：“理论上是可以的……”索朗陀耶胸中一紧，说道：“意思是实际上……没有人做过了？”看向昏迷不醒的佛兰珂，掌心微微出汗。老人沉吟着道：“无量虚的异质化，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这个法器对能量极端敏感，处理起来只怕……”说到这个地方，他抬起头来瞧向艾诺维，说道：

“你忘了么？虚空之力少说也要使用到四种以上的能量，才能够求出中间的平衡质来。地封印都还没有解开，施

法的时候怎能不出差错？”

艾诺维没有说话，只是沉沉地盯着佛兰珂，满头银发随风飞扬。

索朗陀耶心中焦急，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不到地封印解开，是没有可能将佛兰珂医得好的了？”老人瞧了他一眼，慢慢地道：“遭到负能源入侵的人，并不必然是变得邪恶了，而是变得脆弱了。是本性中属于欲望的部分大幅度增长，不再受理智的约束，道德感也因此变得很低。但佛兰珂本来是个善良的孩子……”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只能说是天意吧。”

索朗陀耶紧紧地抿住了双唇，只觉胸口沉甸甸的，压得人出不了气。方才那一大串纷扰之中他浑没心思去想，直到此刻才开始怀疑：一直到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还好好的……不，是自己拿了衣服去接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！岂难道……岂难道……

不，不会的，不可能！她欢喜的是艾诺维呀，不过和我吵上了一架，焉能有这么大的影响？可是，可是，除此之外你还能有其它的解释么？心乱如麻之际，忍不住抬起眼来看向吉托，问道：“她为什么……我是说，她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突然……突然……”昨夜里他和佛兰珂在沼泽区里大吵了那么一架，回来后虽然谁也没吭半个字来，但以他这些时日以来对老人的了解，深知老人就算一个字都不曾多问，对事态的掌握恐怕少说也已经有了八成；则人间世上唯一能给自己解答或指引的，也就只剩得眼前这位智者了……

老人瞧了他一眼，睿智的双眸中充满了悲悯之意，说道：“你一直以为她欢喜的人是艾诺维，是也不是？”

只听得这么一句，索朗陀耶脑门上轰的一响，颤声说道：“难、难道不是么？她，她……”陡然之间，胸臆中充满了恐惧之意。

老人慢慢地闭了一下眼睛，说道：“也难怪你不能相信。这事解释起来还真的挺复杂的……”沉吟踌躇，显然正在考虑如何措辞。便在这个时候，他怀抱中的佛兰珂呻吟有声，慢慢地醒了过来。

老人朝索朗陀耶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别再问了，轻拍着佛兰珂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醒来啦？觉得怎么样了？”

佛兰珂迷迷糊糊地道：“好痛，全身都痛……我怎么了？啊，啊……”身子震动了一下，将头埋入老人怀中，叫道：“艾诺维，艾诺维欺负我！老师……”老人干咳两声，轻拍着她的背脊，说道：“不是的，他不是要欺负你。他……”佛兰珂叫道：“不，不，他明明就是在欺负我！我不管！您不疼佛兰珂了！”声音激动起来，无量虚又跟着开始发光。老人急道：“好，好，他不乖，他不乖，老师等会儿骂他便是。你别激动，小心又伤了身子！”

旁观众人早已瞧得目瞪口呆。要知道这整片营区总共才搭了五顶帐篷，丝毫也称不上大；索朗陀耶和佛兰珂两个人闹了大半个时辰，又是惨叫，又是打雷的，岂能不将所有的人都给惊动了？只不过索朗陀耶身为法王，若不经由召唤，谁有胆子闯进他的帐篷里头去？如果是艾诺维或吉托几人，或者还另当别论。但藉着帐篷里的珠光，他两人一举一动实在是让人看得再清楚也没有，摆明了是情侣吵架。若不是看着负能源越闹越凶，佛兰珂又奔出了帐篷，艾诺维本来也不会出手。

只不过对现在的呼荷世界而言，负能源这个东西还只是一个新颖的名词而已，对它引起的诸般效应更加的难以判断；听得老人和索朗陀耶左一句负能源，右一句负能源的，本来已经惊疑万状了，再看看佛兰珂性情大变，既娇纵，又粘缠，而且还颇不讲理，全然不同于他们原先所认得的那个女郎，面面相觑，一个比一个更不知所措。妮亚的大眼睛眨巴眨巴，忍不住就要掉下泪来，问道：“吉托爷爷，负能源是……是什么传染病么？小姐生病了？”

老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佛兰珂已经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死丫头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咱们呼荷世界几时有过负能源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？再要红口白牙地咒我生病，瞧我不撕了你的嘴！”

索朗陀耶心痛至极，握住了她的手，说道：“佛姬，不要这样。妮亚只不过是关心你。”佛兰珂一把将手夺了回来，眉眼间满是怒色，眸子里却浮出了泪光，哑声说道：“你，连你也以为我生了病是么？所以，所以方才才会那样待我？”

索朗陀耶急道：“不是的，佛姬，我……”想到她彻头彻尾否决了负能源的存在，则这整桩事情便根本失去了辨白的可能，只说了这么几个字，再也接不下去。佛兰珂见了他这般模样，益发认定自己所料不差，抽抽噎噎，哭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是不是生病了，自己会不清楚么？也不先告知一声就下了这么重的手，人家难道不会痛的么？”

索朗陀耶虽然常常摸不清她的心事，但眼前这举动再清楚也没有，分明是在撒娇；只不过负能源是无可否认的存在，要自己谎话连篇地去哄她劝她，可真不知要从何处着手，怔在当地，一个字也说不出，佛兰珂又气又恼，越发